

《普通语言学教程》在国内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任柯穆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8日

摘要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语言学史上的划时代经典, 不仅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其理论思想亦跨越语言学范畴, 对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该著作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文献分析方法, 首先系统梳理了索绪尔的学术生平及著作创作背景, 深入剖析其核心理论内涵、学术贡献与历史局限; 其次, 依托中国知网文献资源, 回溯了国内近年来的研究脉络, 重点探析了理论阐释、哲学挖掘、版本辨析等研究热点, 并明确指出当前学界在“共时与历时语言学”等关键理论领域尚缺乏系统研究的学术空白。本文的研究, 清晰厘清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内核与教材价值, 不仅为后续的索绪尔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参照, 也为该理论的实践应用与语言学教学研究指明了可行路径。

关键词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研究现状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h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in China

Kemu Re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ch 28, 2026; accepted: April 27, 2026; published: May 8, 2026

Abstract

Ferdinand de Saussure's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is a groundbreaking classic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t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linguistics, but its theoretical ideas also transcend linguistic categories and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multiple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This article takes this wo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Firstly, it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Saussure's academic life and the background of

his works, and deeply analyzes his cor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nd historical limitations; Secondly, relying on the literature resources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the research context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was traced back, with a focus on exploring research hotspots such a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and version analysis. It was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in key theoretical fields such as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linguistics”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community.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clearly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core and textbook value of th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and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Saussure linguistic research, but also points out a feasible path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and linguistic teaching research.

Keywords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Research Statu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其学术思想集中凝练于《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该著作不仅为现代语言学确立了全新的学科范式与研究框架，更以其深刻的理论内涵突破语言学自身的学科边界，对人类学、社会学、符号学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滋养与深远影响。索绪尔辗转瑞士、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求学与任教的学术经历，为其语言学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多元的学术基础，而《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其语言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既是对语言学研究的系统性总结，也为后世语言学的研究与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本。

国内学界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研究已历经三十余年，学者们围绕著作展开了多维度、多视角的探讨，形成了整体理论阐释、语言哲学思想挖掘、版本学考证、符号学与“系统”理论解析等诸多研究热点，为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引介、传播与深化解读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文献检索平台，系统搜集并分析国内学者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梳理索绪尔学术生平、《普通语言学教程》创作背景、核心内容、学术贡献与历史局限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现存空白。研究发现，国内学界目前尚缺乏对《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这一空白成为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研究中亟待补充的重要内容。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普通语言学教程》本体理论与国内研究现状的双重梳理，一方面力求全面阐释索绪尔的核心语言学思想，明晰《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学术价值与作为语言学教材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旨在明确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为广大学者后续的研究与解读提供思路，同时推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从学术研究走向实践应用，使其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中发挥更具针对性的指导作用。

2.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学术生平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于1857年11月26日生于瑞士日内瓦，出生于当地颇具声望的科学世家，家族深厚的学术积淀为其学术成长奠定了基础：祖父尼古拉·泰奥多尔为日内瓦大学教授，是欧洲知名的化学与物理学家；父亲亨利深耕地质学领域，在欧洲地质学界享有盛誉；外祖父亚历山大·约瑟夫·普鲁塔列斯伯爵作为语言学家，成为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引路人。在家族学术氛围的熏陶与外祖父的

直接指导下，索绪尔自小学阶段便接触语言学基础理论，逐步形成对语言学的浓厚研究兴趣，为后续的专业研究确立了方向。

青年时期的索绪尔赴德国深造，先在萨克森州莱比锡大学文学系就读三年，期间发表了四篇语言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分别是《试论印欧语中各种 a 的区别》《拉丁语从 tt 往 ss 的变化有 st 吗？》《论后缀-t-》《论含有-co 的一些拉丁语动词》，由此完成了早期的学术探索。1878 年，索绪尔转入柏林大学，并在同年 12 月发表了《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该论文以新颖的研究视角与独特的理论构思在欧洲语言学界引发关注，也让索绪尔成为语言学领域的新锐学者。1881 年，23 岁的索绪尔赴法国巴黎，受聘于巴黎高等应用学院，主讲历史语言学、古代语言相关课程，在法的 11 年是其语言学研究实践的重要阶段。

1891 年，34 岁的索绪尔回到瑞士日内瓦大学任教，研究重心逐步转向民族语言学，其通过梳理古罗马时代日内瓦地名文献、搜集方言材料，推动了地理语言学与方言学的学科发展，促成日内瓦大学开设相关课程。同期，索绪尔开始讲授普通语言学，在教学与研究的融合中逐步深化对语言学的认知，构建起系统的语言学理论研究体系。1907 年至 1912 年，受疾病困扰，索绪尔仅完成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讲授，将其核心语言学思想传递给学生。1912 年初夏，索绪尔因健康状况恶化终止教学，语言学研究也被迫中断，1913 年 2 月 22 日，索绪尔在日内瓦逝世，享年 55 岁。

3.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创作与传播背景

《普通语言学教程》并非索绪尔亲笔完成的著作，其创作源于索绪尔生前的教学实践与学生的整理工作，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核心载体。索绪尔在 1907 年至 1912 年间讲授的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因疾病影响均未形成正式的授课讲义，这成为其语言学理论传播的重要阻碍。为纪念索绪尔，同时让其语言学研究成果得以传承，索绪尔逝世后，其学生巴利与薛施蔼受学界委托，成为核心整理者。二人通过搜集历届学生的听课笔记，结合在索绪尔住所发现的研究手稿，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进行系统梳理、整合与编撰，最终完成《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文稿整理，该书于 1916 年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出版，成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体系的集中呈现。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学术传播与接受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该书问世之初并未在语言学界引发广泛关注，相关学术讨论亦未随之展开。20 世纪上半叶，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在语言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索绪尔的理论思想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普通语言学教程》也相应较少为学界所提及。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随着乔姆斯基生成转换语法理论的兴起，语言学研究范式迎来新的转向，索绪尔理论因其与现代语言学发展脉络的内在契合性，才逐渐被学界重新认识与阐释。1957 年恰逢索绪尔诞辰百年，哥德尔《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稿本溯源》一书的刊行，为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研究提供了关键文献依据，使其在欧洲语言学界重获学术影响力，并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此后，各国学者相继推进《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译介工作，该书先后被译为德、西、俄、英、日等多种语言，奠定了其国际语言学经典文献的地位。20 世纪 60 年代，《普通语言学教程》传入中国，为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转型与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

4.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主要内容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诞生的标志性著作，诞生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向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其构建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不仅重塑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范式，更成为 20 世纪人文科学新思想、新理论的重要理论源头。该书所提出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学科建构性，对语言学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持续性的深远影响。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架构，核心围绕语言本体论与方法论两大维度展开。该书在篇章编排上独具匠心，全书由绪论、附录及五个主体部分构成，形成了“铺垫-展开-升华”的严密逻辑体系。其中，绪论与附录部分篇幅占比近三分之二，作为理论前置基础，系统阐述了音位学原理、文字与语言的辩证关系、语言内外部要素的划界原则，以及语言学与邻近学科的交叉边界，为后续核心内容的推演搭建了坚实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畴。紧随其后的五章主体内容，构建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理论阐释链条，各部分既独立承载核心研究议题，又彼此呼应、有机衔接，共同构筑起完整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具体内容详细分析如下：

第一部分为语言学研究的一般原则。本部分是全书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石，索绪尔跳出传统语言学单纯聚焦语言历史演化的研究范式，率先对语言学研究的底层原则进行界定，为整个现代语言学确立了研究前提与核心准则。索绪尔首次明确提出语言符号理论，深刻揭示语言符号的两大本质属性：一是任意性，即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不存在天然、必然的逻辑关联，这一特性打破了传统语言学对语言本质的片面认知，确立了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根本属性；二是线性，即语言符号的能指只能在时间维度上依次展开，呈现为单向、连贯的线性序列，这决定了语言的组合规则与表达形式。同时，索绪尔通过深度剖析演化语言学与静态语言学的辩证对立关系，初步划分了语言研究的两大路径，区分了语言的静态存在与动态演变两种状态，明确语言学研究既要关注语言当下的系统状态，也要审视其历史发展，为后续共时与历时语言学的专题研究埋下伏笔，也为全书后续所有理论探讨划定了研究范畴与基本立场。

第二部分为共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是索绪尔语言学方法论的核心板块，聚焦语言的静态存在形态，以特定时期、相对稳定的语言系统为研究对象，探究语言作为完整符号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是对第一部分一般原则的深度落地。索绪尔在本部分明确了共时语言学的学科定位：研究语言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静态系统，关注语言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价值，核心是厘清“语言作为当下交流工具的运作逻辑”。他进一步区分语言和言语两大核心概念，言语是个体的、具体的语言表达行为，具有随意性与差异性；而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抽象的符号系统，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与核心规则，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是“语言”而非“言语”。在此基础上，索绪尔提出语言系统的价值理论，指出语言要素的意义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由其在系统中与其他要素的对立、差异关系决定，正是这种系统性的价值关联，让语言符号得以实现有效表意。该部分构建了语言学的静态研究范式，确立了从系统整体出发研究语言的核心方法，为后续历时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参照基准，也让语言研究从零散的现象梳理转向系统的理论分析。

第三部分为历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形成辩证互补的研究体系，是对第一部分演化语言学的深化与拓展，聚焦语言的动态演化机制，以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为研究对象，探究语言演变的过程、规律与动因。索绪尔在本部分明确了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研究语言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演变，关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成分的历史变化，区别于共时语言学的“系统整体性”，历时语言学更侧重语言要素的演变轨迹。他深入分析语言演变的核心特征，指出语言演变具有渐进性与偶然性，演变始于个体言语的细微变化，最终被社会语言系统接纳，同时强调历时变化始终围绕共时系统展开，语言的动态演变不会打破系统的平衡性，演变结果最终会融入新的共时系统。本部分厘清了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内在关联：共时状态是历时演变的阶段性结果，历时演变是共时系统发展的动态过程，二者不可割裂，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语言研究方法论，完善了索绪尔语言研究的二元方法论体系。

第四部分为语言的地理差异。本部分将语言研究从时间维度拓展至空间维度，把地理语言学纳入整体理论体系，是共时与历时语言学理论在空间层面的延伸与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语言学的研究版图，弥补了单纯从时间维度研究语言的局限性。索绪尔的地理语言学思想，核心围绕语言地域变体的生成动因与外在表征展开：一方面，他深入剖析语言地理差异形成的核心原因，指出自然地理阻隔、社会文化隔

离、人口迁徙、语言接触等因素，导致统一语言在不同地域产生分化，形成方言、地域语言等变体；另一方面，他明确语言地理差异并非孤立的语言现象，而是语言共时系统在不同空间的差异化呈现，同时也是语言历时演变在地域层面的具体体现——方言的形成既受制于当下地域社会的语言共时规则，也承载着语言历史演变的痕迹。此外，索绪尔还探讨了语言联盟、语言融合等地理语言现象，分析不同地域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阐明语言的空间分布与演变始终遵循语言符号系统的内在规律，让语言的时间研究与空间研究实现有机融合，进一步完善了语言研究的多维视角。

第五部分为回顾与前瞻。本部分是全书理论的系统性归纳与升华，完成了整个理论体系的闭环式建构，是对前四部分内容的总结、提炼与延伸。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核心概念、方法论体系进行全面回望，重新梳理语言符号理论、共时与历时研究、语言地理差异等关键内容，强化各部分理论之间的逻辑关联，明确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系统的本体定位，重申语言学研究应坚持“系统观”与“辩证观”，兼顾语言的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共时状态与历时演变、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同时，他对语言学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思考，指出语言学应进一步深化对语言系统内部规律的探究，加强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展语言研究的应用场景。本部分不仅收束了全书的理论论述，更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价值从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至学科发展指引层面，为现代语言学的后续发展确立了研究方向与核心思路。

在具体理论阐释中，著作构建了一系列支撑现代语言学发展的核心范畴，成为其内容体系的精髓所在。其一，明确语言的符号系统本质，深入探讨能指与所指的辩证关系，界定了语言符号作为双面心理实体的核心属性；其二，严格区分语言与言语，明确语言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为具有社会性的语言系统，而非个体性的言语行为；其三，提出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语段关系与联想关系的概念，揭示了语言成分之间的内在关联规则；其四，以时间为维度将语言学划分为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确立了两种并行且互补的研究范式；其五，蕴含音位学的核心思想，明确语言中声音差别的意义价值，为现代音位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此外，著作首次提出符号学的学科构想，界定了符号学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核心范畴，为符号学的独立发展指明了方向。

5.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重要学术贡献

《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语言学学科的贡献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维度、理论体系、学科拓展等多个方面，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局限，构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框架，具体可概括为五个核心方面。

第一，科学区分语言与言语，明确了语言学的核心研究对象。索绪尔提出“言语活动除去言语，剩下语言，这才是语言学的完整而又具体的对象”，将具有社会规约性、系统性的语言与个体性、偶然性的言语行为相分离，解决了传统语言学研究对象模糊的问题，为语言学确立了明确、具体的研究范畴，推动语言学向科学化、系统化方向发展。

第二，首次界定共时与历时的研究维度，构建了语言学的双重研究范式。索绪尔敏锐把握时间因素对语言研究的影响，指出语言学研究处于“通往历时态”与“通往共时态”的交叉点，明确共时态聚焦语言的静态存在状态，历时态关注语言的动态演化阶段，两种研究维度相互独立又彼此补充，弥补了传统语言学重历时、轻共时的研究缺陷，完善了语言学的研究体系。

第三，构建系统的语言符号理论，揭示了语言的本质属性。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语言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语言符号是一种有两面的心理实体”，明确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线条性核心特征，从符号学视角阐释语言的本质，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成为现代符号语言学的理论源头。

第四，系统阐释语言系统理论，创生语言学核心概念。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个在其内部一切都互相联系的系统”，将系统观作为语言学研究的核心理论，同时基于系统理论创生了“实质”“差别”“对立”“价值”“形式”等一系列核心概念，揭示了语言内部要素的关联性与整体性，推动语言学研究从孤立的要素分析转向系统的结构研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核心理论基石。

第五，奠基音位学与符号学学科发展，拓展语言学的研究边界与学科外延[2]。著作中蕴含的音位理论核心思想，明确了声音差别在语言中的意义价值，为现代音位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学学科构想，界定了符号学的研究范畴与核心使命，推动符号学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科学，同时也构建了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内在关联。

由此可知，《普通语言学教程》在语言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该书的学术影响广泛而深远，不仅系统提出了具有革新性的语言学理论，还创设并界定了一系列核心语言学范畴与学术概念，为后世语言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与范式，更为现代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的规范化、体系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6.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深远学术影响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影响超越了语言学学科本身，不仅推动了现代语言学的快速发展，更改变了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的研究思维与研究范式，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理论源头，其影响的广泛性与深刻性体现在语言学内部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两大层面[3]。

在语言学学科内部，该书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研究路径，成为现代语言学发展的理论基石。一方面，著作提出的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组合与聚合等核心概念，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语音学、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等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中，构建了现代语言学的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4]；另一方面，其倡导的系统观、结构观成为现代语言学的核心研究方法，推动语言学研究从传统的历时比较、要素分析转向共时描写、结构分析，催生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诸多流派，如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形成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主流，为语言学的科学化、精细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该书推动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引发了西方人文科学研究中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突破了语言学的学科边界，被广泛应用于哲学、历史学、文学理论、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为20世纪人文科学的核心研究范式之一。众多学科借助结构主义的系统观与结构观，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思维，从对研究对象的表层描述转向深层结构分析，推动了各学科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普通语言学教程》能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根源在于其三大核心特质：其一，著作的研究内容具有极强的广泛性，涵盖语言学的基本原则、研究方法、学科边界、分支领域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其二，著作突破了当时语言学界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观点，将研究重心从语言的外部实证转向语言的内部结构、系统与功能研究，实现了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根本性革新；其三，著作所蕴含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5]，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适应了20世纪人文科学科学化、系统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各学科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源泉。时至今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仍被持续研究与阐释，其理论的生命力与阐释力仍在不断被发掘，持续为语言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7.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历史局限

人类思想与认知成果的形成均受特定时代背景的制约，任何理论体系都难以脱离其所处的历史语境，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亦不例外[6]。受时代局限性影响,《普通语言学教程》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存在显著的历史局限,对此需秉持科学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视角,客观审视其理论价值与研究缺憾。

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的二元划分,为现代语言学确立了核心研究对象,却也引发了语言学研究范畴的偏狭化问题。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影响下,现代语言学沿着“语言”的语言学研究路径快速发展,而作为言语活动重要组成的“言语”则被排除在主流语言学研究范畴之外,学界对其或疏于探究,或持否定性研究态度[4]。这种研究取向的单一化,割裂了语言与言语的内在关联,使得语言学研究丧失了应有的完整性,也直接导致后续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逐步走向唯形式化的研究倾向,将语言视为超脱社会语境的封闭系统,过度侧重对语言内部结构的静态描写与形式分析,弱化了对语言使用场景与现实功能的探究。

学科发展始终遵循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规律,当唯形式化的研究取向对语言学的发展形成桎梏时,学界开始反思索绪尔理论框架下封闭化、静态化研究的缺憾,不再满足于将语言视为独立于社会与人的抽象系统进行内部剖析,而是逐步将研究视野转向语言与人类主体、文化语境、社会现实的深层关联,推动语言学研究从内部形式分析向外部关联探究延伸。这种研究思维的转变,也推动了“言语”研究的独立化发展,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领域中以“言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逐步摆脱对其他学科体系的依附,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独立研究范式的新兴学科,成为对索绪尔理论局限性的重要学科补正,也推动语言学研究回归“语言-言语”的完整研究视域。

8.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研究现状

梳理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研究脉络可见,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对其语言学理论体系、语言哲学思想、版本学问题、符号学观念及“系统”理论等层面的整体阐释与专题探讨,相关研究不仅数量丰富,整体学术质量亦较为突出。与此同时,近年来亦有部分研究尝试从比喻修辞视角切入,剖析索绪尔的文本表述风格,相关成果陆续刊发,共同构成当前索绪尔《教程》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相较之下,学界针对索绪尔“共时与历时”理论的专门探讨仍较为有限,既有研究亦多停留在表层梳理,缺乏深入系统的学理挖掘。由此可见,该议题在现有研究格局中仍存在明显薄弱环节与研究空间,亟待学界后续展开更为深入的思考与阐释。

8.1. 索绪尔语言理论总体论述

国内学界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的研究,首先聚焦于其核心理论的系统阐释,构成了研究的基础维度。岑麟祥(1980)作为国内较早系统引介索绪尔的学者,不仅梳理了索绪尔的学术生平,更完整呈现了《教程》的理论框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潘庆云(1984)进一步指出,《教程》的划时代意义体现在四大理论支柱:语言与言语的二分、共时与历时的区分、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的提出,以及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确立,这一论断成为学界理解现代语言学起源的核心依据。索振羽(1994)则将研究推向体系化,其成果分为三部分:一是回溯索绪尔学术历程,二是提炼《教程》的七大理论要点(含语言/言语、内部/外部语言学、共时/历时等核心二分法,以及系统论、价值论等关键命题),三是阐述结构主义各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对索绪尔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清晰勾勒出理论的传播脉络。朱葆华(1994)则聚焦核心概念的辨析,针对语言与言语的本质、符号的双重属性、共时研究的优先性等议题提出独到见解,强调概念澄清是理解索绪尔思想的前提。高侠(2002)更从理论基础层面切入,通过“对立中明关系”“关系中识价值”“系统中显价值”“同质化的局限”四重维度,重新审视《教程》的理论逻辑,为索绪尔思想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新的解读路径。

除了语言学理论的系统阐释,国内学界还从哲学维度挖掘索绪尔思想的深层内涵,形成了研究的深

化方向。张洪芹等(2006)以对立统一与普遍联系的辩证视角解读《教程》，揭示其语言本质观中蕴含的哲学思辨，将语言学问题上升至存在论层面。万晓卉等(2011)则以《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新的文本依据，系统梳理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组合与聚合等二元概念的内在关联，进一步阐释索绪尔的语言哲学体系。杨军会(2013)独辟蹊径，通过分析《教程》中的比喻(如“棋盘”“乐谱”等)，揭示索绪尔思想中辩证思维的具体表现，为哲学解读提供了具象化的论据。此外，“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也成为重要分析工具：孙喜军(2000)对语言/言语、共时/历时等四对二分法术语进行了深度解析；王陆(2006)阐释了经典二分法对后续语言学思潮的深远影响；孙洪卫(2009)则系统梳理了能指与所指、内部与外部语言学等二元对立概念的理论意涵，共同构建了索绪尔思想的哲学阐释网络。

除理论阐释与哲学思辨外，有关《教程》的文本考源与版本校勘同样是国内索绪尔研究的重要方向。鉴于《教程》系索绪尔辞世后由其弟子巴利与薛施蔼根据课堂笔记整理刊行，学界围绕其文本是否忠实呈现索绪尔本人学术思想长期存有讨论，也由此催生并推动了相关版本学研究。任小波(1983)较早引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来源》相关研究，为国内学界开展文本溯源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张绍杰(1997)通过对《教程》与《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文本比对提出，后者更为集中地论述了语言学的研究原则与方法，对理解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具有重要价值。陈新仁、朱晓宁(2004)从专业术语译介、核心理论把握、文本细节解读及译文整体风格等维度，对裴文译本进行系统评析，认为该译本为国内索绪尔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了较为扎实的文本基础。辛宇(2012)、刘天迎(2013)等学者亦采用比较研究法，考察不同版本间的内容差异；聂志平(2015)则进一步对巴利、薛施蔼整理本与小松英埔、罗伊·哈里斯编本的章节结构及内容得失展开对比，提出通行本《教程》除“语言地理变异”部分的编排存在可商榷之处外，整体仍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索绪尔的学术思想，且体系性更强，在语言学发展史上具备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

8.2. 符号学

作为语言符号学的开创者，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是基于符号及意义的科学”这一核心论断，为国内学界深入挖掘其理论思想内涵提供了关键研究维度，相关学者围绕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理论展开了多维度、深层次的探究。聂志平(2001)率先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内核进行系统性梳理与阐释，明确论证该理论不仅同时为现代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发展筑牢根基，更推动语言符号学在整个人文科学体系中确立了核心学科地位。蒲徐波(2004)以索绪尔的符号系统观为研究核心，着重对语言符号的核心原则与基本特征展开深入剖析，详细阐释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同时系统解读了符号的线条性、结构性特征，进而清晰揭示了语言符号系统的内在运行逻辑与规律。张廷芳(2008)则从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关系切入，深度解析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本质内涵，进一步梳理并明晰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与现代语言学之间的传承发展脉络，厘清了二者的理论关联与演进路径。姚小平(2003)另辟蹊径，从文本考据的视角开展研究，通过对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度讲授的法语原文、英文译本以及中文译本，对 *langue*、*langage*、*parole* 三大核心概念的语义内涵与边界进行细致辨析与精准界定，为语言符号学理论的跨语言阐释与传播提供了严谨、精准的文本支撑与学术依据。

8.3. “系统”理论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将系统的整体性作为核心研究原则，这一关键思想也成为国内学界探讨其理论体系性的重要切入点，诸多学者围绕该核心展开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学术研讨。黄亚平(1996)以索绪尔的系统性原则为研究框架，对语言与言语的划分、能指与所指的整体性关联、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局限性等核心理论命题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同时深入挖掘历时层面“交替、类比”等语言现象中蕴含的共时性

因素,清晰展现出系统思想贯穿索绪尔整个语言学理论的内在逻辑脉络。谢燕琳(2004)聚焦索绪尔理论中的二项式对立概念,针对语言与言语、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等核心范畴展开剖析,论证了索绪尔语言学研究体系的内在统一性,明确提出二元对立范畴并非绝对割裂的关系,实则是语言系统内部辩证统一的存在形式。姚海萍(200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索绪尔语言学核心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从理论建构层面充分佐证了其语言学研究始终秉持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核心特征。郑倩(2010)则突破以往学界对语言系统的静态研究视角,以辩证思维分析语言系统兼具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特质,以及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为探究语言系统的动态演化规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谭代龙(2011)将索绪尔语言学核心思想高度凝练为“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并创新性提出以“词位”这一音义结合体来替代传统意义上的“符号”概念,进一步深化了对语言系统内部基本符号单位的理论探讨与学术思辨。

8.4. 共时与历时

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是索绪尔理论的核心命题,国内学界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张富翠(2004)结合时间与语言研究的关联,系统评述了《教程》中共时与历时的时间观,揭示了二者在语言学研究中的互补性与张力。郭瑀峰(2010)独辟蹊径,通过分析《教程》中的“棋盘”“乐谱”等四个经典比喻,具象化地阐释了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的本质差异与学术价值。林培丰(2013)则以“共时与历时”为切入点,系统归纳并评析了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二者关系的新见解,推动了该议题的深度探讨。

8.5. 其他

1) 理论应用性研究

索绪尔理论的跨领域应用价值与学术关联性,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方向。杭丽滨(2004)聚焦社会语言学领域,系统探讨了《教程》的理论观点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借鉴意义,搭建起经典理论与分支学科的关联桥梁。辛斌从心理认知视角对《教程》进行重读,发现书中关于语言与言语的诸多论述,早已预示了现代认知语言学的若干核心理论与观点,为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溯源提供了新的线索。熊青(2011)则以对比研究为方法,将索绪尔《教程》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展开对标分析,深入剖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两大经典著作的理论异同,厘清了结构主义内部的理论脉络。

2) 比喻思维与表达的专题研究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中,巧妙借助比喻修辞将抽象晦涩的语言学概念转化为具象化表达,这一独特的学术表达特色,成为学界探析其学术表达智慧、挖掘理论传播价值的重要研究方向。索绪尔以比喻作为核心阐释工具,把繁杂深奥的语言学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理解的内容,既体现出其理论传播中贴近大众的平民化视角,也充分展现出学术大家高超的语言表达与理论阐释智慧。国内学者围绕这一研究主题展开了多维度探究,形成了系列针对性成果。温小明(2006)从比喻的特点、阐释作用、理解路径三大核心维度入手,对《教程》全书中的比喻用法展开系统性剖析,明确界定了比喻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阐释过程中的核心功能与学术价值。叶南(2011)则将研究视角延伸至思维层面,深度解析《教程》中比喻思维的内在本质与特征,同时详细论述了这一思维方式在科学研究领域具备的理论阐释、思路启发、模型构建及思想实验四重核心作用,进一步拓展了相关研究的深度。李杰(2013)聚焦比喻的具体应用实践,细致分析索绪尔著作中比喻的运用风格与表达特色,还从中提炼出其比喻修辞中暗含的人文情感关照意识,为研究增添了人文维度的思考。车飞(2014)突破传统定性研究范式,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筛选出《教程》中43处比喻案例,按照“喻之精品”“喻之上品”“喻之中品”“喻之下品”的层级标准开展分类统计与针对性深度解读,实现了对《教程》比喻表达特色的精细

化、科学化研究。

3) 杂项专题考辨与理论再释

除核心理论范畴的探讨外,国内学界还针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开展文本细节考据、理论源头追溯、核心命题延伸拓展等专题性考辨与理论再阐释工作,持续推动相关研究朝着纵深化、精细化方向迈进,取得了诸多兼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高健(2011)以索绪尔《语言学史一瞥》为研究文本,聚焦其中涉及的语言学史分期问题,通过深度解读其分期逻辑与具体表述,系统剖析了该分期方式的内在依据、核心学术旨趣,进而挖掘出背后所映射的索绪尔整体语言观内核,为厘清其语言学思想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佐证。王庆(2012)将研究重心放在《教程》译本的文本考辨上,经细致分析指出,高名凯译本中“对词下任何定义都是徒劳的”这一关键表述存在翻译偏差,同时梳理了国内学界后续对该误译内容的不当引用情况,为《教程》的精准译介、文本校正与正确解读提供了切实的参考依据。肖娅曼(2015)立足21世纪当代学术研究视野与理论语境,重新审视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理论,深入论述该经典理论在当代的学术价值发掘路径与理论超越可能,为传统语言学理论赋予了契合当代学术发展的全新内涵与阐释空间。聂志平(2015)从文本完整性重构的研究视角出发,提出将《教程》附录中的《音位学原理》纳入正文体系的学术建议;同时以学术史研究为依托,既批驳了第三次教程整理编者提出的“索绪尔语言理论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论断,也针对国内学界流传的“索绪尔语言理论与格式塔心理学存在单向影响关系”的两类相关观点进行了逐一辩驳,厘清了相关理论溯源的争议。杨媛(2016)则紧扣语言单位这一索绪尔语言学核心命题,从语言单位划分的现实必要性、具体划分原则,以及索绪尔对“语言单位即词”这一主流观点的态度界定三个维度,对索绪尔语言单位相关思想进行了系统性还原与梳理,填补了该研究议题中过往被忽视的细节空白,完善了相关研究的理论细节。

9. 结语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以其系统的理论框架、创新的核心概念与深远的跨学科影响,成为语言学史上不可替代的经典,更以“讲义编纂”的本质属性彰显了实用教材价值。该书确立的语言符号理论、系统观、共时与历时二分等核心思想,不仅重塑了语言学的学科范式,更推动结构主义思潮渗透至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至今仍具鲜活的学术生命力。

国内学界三十余年的研究已形成多元格局,在理论阐释、哲学挖掘、版本辨析、符号学与“系统”理论等维度成果丰硕,但对“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的系统研究仍属空白,亟待学界深化探索。同时,需客观正视该书因时代局限导致的研究范畴偏狭等问题,以辩证视角看待其理论价值与历史缺憾。

未来研究可聚焦学术空白,强化共时与历时理论的系统性解读,同时结合当代语言学发展趋势,挖掘经典理论的当代适配性。《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学术价值与教材价值仍需持续发掘,其理论智慧将继续为语言学研究与教学实践提供滋养,推动现代语言学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卫华. 试析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0(4): 58-61.
- [2] 林玉山. 现代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 [3] 刘勃. 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J].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4): 65-68.
- [4] 曾昕. 谈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对现代语言学教学的影响——评《普通语言学教程》[J]. 中国教育学刊, 2021(2): 126.
- [5] 刘富华, 孙维张.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 [6] 伍铁平, 岑运强, 吴洁. 驳《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的谬误[J]. 外语学刊, 2003(4): 67-72.